

我看中文學門

楊儒賓*

中文學門出路如何？或者說：中文學門該怎麼尋找出路？身為學門召集人總該想些繼往開來的工作。但面對中文學門在學界的聲勢是否弱勢，也許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每個學門都有其發展史，興衰起伏，一言難定。我個人對中文學門的前景既帶點擔憂，但又帶點迎接新氣象的盼望，心情兩歧，也可能因為人在此山中，所以痛感更切身，更覺得問題之深，有其歷史結構的因素，因此其深可以深到雲深不知處。

人文學科的性質以詮釋為主，詮釋重在優劣、巧拙、深淺，不一定是對錯，更重在學科內部權威的建立，很難以形式的條件一體判斷。中文學門有些陳年宿疾，根源即在於人文學科的詮釋性格，它的問題是普遍性的，人文學科各分支都會碰到。因此，其毛病不能完全訴諸個人的道德修養是否有偏差。具體而言，個人認為科技理性當道以及中文學門的古典知識性質是關鍵性的難題。

我個人提出科技理性云云，並無意重演兩種文化之爭的老議題。但這個問題之所以需要再度提出來，乃因現在的局勢更惡劣，目前早已不是自然與人文兩種文化的對立，而是一種以抽象數字為目的、以操控為手段的理性運作已經佔據了「理性」一詞的所有內涵。科技理性不但已內化為我們文化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演變為許多人思考學術標準的基模。大家明知科技理性控管的標準很怪異，因為人文學科的創造性來自於各自的學科傳統提供的思想資源，而且其創造性與母語的使用有本質上的關聯，很難有客觀的抽象普遍性。但在可預期的時間內，沒有人能逃得了一隻看不見的手之控管。大家都是且戰且走，一面妥協，一面尋找出路。在科技理性的烏雲籠罩下，人文學科每個學門都是難兄難弟，處境都很艱難。只因中文學門作為地方性知識主要的載體之一，基本上又以中文作為主要的學術語言，所以它受的傷害特別

* 作者為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新任召集人

明顯。

科技理性當道是人文學科共同的夢魘，但以中文學門為大宗的文學學門一還有更艱難之處，其艱難在於它的範圍特別廣，聚焦很難。人文學科其他的學門也可以說有類似的難題，它們通常也會重新界定版塊，甚至有重新定義學門的問題。例如，某些專業的歷史是否該歸入歷史學的領域，史學人士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同樣劃歸在哲學部門，但不同次領域的人偶爾會批評：「某某人作的學問不是哲學」，像這樣的批評就很少見於其他的學門。但其他學門不管內部如何紛歧，它們在當代學問的領域中總有個大致的版圖。相較之下，中文學門的版圖特別遼闊，但其遼闊有點像清代之前的「天下」地圖。領域很廣，卻不適合當代人運用。

以中文學門為大宗的「文學一」的知識版圖之所以特別，也之所以麻煩，乃在於漢語的「文學」一詞所帶來的紛歧語義。漢語世界的「文學」是極古老的一門學科，早在《論語》時代，孔門四科中已有「文學」一科，子游、子夏是此學巨擘。然而，其時的「文學」意指「文章博學」，實質上，也就是能充分展現文字功能的知識體系，我們現在所說的文學之意義是後來才分化出來的。自從現代的學術機制與學術分科於十九世紀末在東方建立起來後，這兩種意義的「文學」在中文學門一直是並存的。簡單的說，中文學門所說的文學大抵是現在所說的文學與古典研究的總和。前者以文學研究為基礎，後者則建立在古代文獻基礎上的古典訓練。這些古代文獻的範圍很難劃出一條明確的紅線，它的學問和民國早期流行的一個術語「國學」很像。台灣中文學界所說的「文學」，其實是繼承「國學」的傳統而來，現代意義的「文學」後來才逐漸佔據重要位置。由於「文學」脫離不了「國學」的影響，所以大概只有在中文學門，我們才可以看到從甲骨文到本草、從理學到房中術的研究主題皆包含在內。打開中文學門學者的著作目錄，不難發現它們的領域特別難歸類。同樣掛著「文學」之名，「文學二」亦即外國文學學門，就沒有這種包山包海的現象。

繼承「國學」傳統而來的中文學門之內涵特廣，利弊互見。就長處而言，中文學門中人可以得到較完整的古典訓練，其學術訓練內涵與傳統士人所接受者較接近。而且如果人文的知識不宜偏狹，存一家之量者不足成家，那麼，中文學門因為其知識橫跨經史子集，所以很有資格宣稱我們的訓練最符合人文學科的本質。上述所說的兩點優點也是中文學門學者一向引以為傲

的優勢。然而，弊隨利顯。換一種角度看，一種有意義的博雅知識總是處在現在進行式，而非過去式。前近代的博雅教育一落到不同的時空背景，如果沒有轉化的機制，就會僵硬地成為博物館式的知識。如果轉化了，而轉化不得其法，中文學門又很容易喪失掉學門特質。古典訓練如果不是變成當代某些知識體系的註腳，為他人作嫁衣裳。要不然就是亂引錯用，轉看轉怪。如此看來，所謂的優勢恐怕也有可能徒增其憂而已。

專業的文學訓練乎？博雅的古典訓練乎？博雅與蕪雜、古典與古董之間，只是一線之隔，中文學門就這樣陷入兩難之中。但中文學門中人除非願意躲在現代知識體系的角落，否則，如何與現代知識對話，如何從現代知識得到營養，並反過來回饋現代知識體系的不足，這樣的要求是無法逃避的。個人認為：中文學門是惟一門以完整的古典訓練自許的學問，此學門的理念有其合理性。而且此學門既已存在這麼久，累積了長久的經驗，也不宜拆屋重建。可行之道乃是學門中人宜在現行的學門知識架構內先行自求調整，形成有機的知識，比如說形成學程的概念。此外，學門中人無論如何總當懂得一門與自己專業相關的現代性知識，也當能使用一種外國語言，否則，很難與其他學門對話，也很難在現代知識環境中找到自家知識的定位。

中文學門的內容很龐雜，真是如某些不懷好意的人所譏評的「博大精深」。論者很容易質疑的一點，乃是：中文學門的知識讀都讀不完，遑論其他。與其古今知識亂接一通，非驢非馬，還不如躲進小樓成一統，安於學界的邊陲位置。這樣的質疑有部分道理，但中文學門的知識容易博物館化的困境，卻是我們學門特定的難題，它是冷酷的現實，我們不能不面對。病情越重的病患越不能諱疾忌醫，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古典知識如果沒有辦法成為現代知識體系中的一環，它只會在痛病的折磨中慢慢窒息而死。相反的，危機也可視為轉機，中文學門的知識沒有任何理由作不出創造性的轉化。

中文學門的知識常受質疑的毛病，跟隨它的知識之特性而來，中文學門的知識一般有分支多、重古典、偏於一國範圍（所謂國學）的特色，如不善加利用，這些特色會帶來：1、分支學會太多，無法像其他學門因單一學會容易形成各種的共識。2、因重古典，而缺乏現代性的問題意識。3、因不自覺的採取文字或文學一國主義的立場，忽略東亞地區另有漢文學的傳統，因此，缺乏一種對照系統的視野。

針對上述容易出現的問題，我們也許可以嘗試：1、推行一種以中文學

門全體知識為範圍的學會，可暫時稱之為中文學會。2、多舉行各種新舊議題掛鉤的工作坊，花錢少，而議題又可較多元。3、推動中文學門與東亞各國漢文學研究者的交流，慢慢形成中文——漢文學聯軌的機制。

身為中文學門中人，有著門外人難以理解的煎熬，我們一方面不能不作與當代知識（基本上是來自西洋的知識）接軌的工作，但一方面又不能不堅持古典訓練的主體性；我們一方面不能不嘗試使用外文，但一方面又必須堅持創造性與母語一體難分，因為中文是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知識轉化成本土文化創造時最根本的轉換器。我們這一代的學門中人也許沒辦法改變大的趨勢，但總要面對這種冷酷的現實，一邊調適，一邊思求突圍。上述三點想法即是筆者初步想到的突圍之策略，但如何落實，仍有待本學門同仁共同努力。